

【热点追踪】

日前,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携手某集团发起的“水浒英雄传25周年补完项目”众筹计划圆满落幕。此次众筹共有4536名支持者参与,每人平均贡献高达1320元,总计筹集资金达599万元,成功跻身摩点平台年度TOP10榜单。这一被定位为“封箱之作”的情怀盛宴,深深触动了“80后”“90后”的集体记忆。



在此项目背后,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项目团队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深入挖掘原著精髓,与合作方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商讨补全内容,精心构思产品形式和框架,所有产品从画面设计到内容串联,每一个环节都经过反复推敲与斟酌。这不禁让人思考,在经典与现代的交融中,如何精准把握大众的情怀需求,以及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使经典IP(知识产权,特指具有衍生价值的原创内容)在新时代持续绽放光彩?



情怀与价值的碰撞 ——一张水浒卡背后的时代印记

记者 张洁

◆ 童年里的“水浒热”

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水浒卡,凭借着设计精美的水浒人物图案,“金卡”“银卡”等丰富的卡片类型,还有在卡圈内流传的“隐藏人物卡”传说,成为一代人的深刻童年记忆。1999年,干脆面市场正值竞争激烈之际,各大企业纷纷发挥创意,力求吸引消费者。精美定制的卡片成为吸引收集爱好者的关键,而电视上热播的《水浒传》更是为这一市场增添了浓厚的江湖气息。

作为上世纪90年代集卡式营销的代表,水浒卡被誉为“初代盲盒”。这种营销方式不仅抓住了消费者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还通过随机抽取卡片的方式,为消费者带来了惊喜和期待,与如今流行的盲盒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谷子”概念尚未形成的年代,作为时尚单品的水浒卡在全国范围内风靡一时。演员张小斐曾在综艺里自我调侃,“当时为了收集水浒卡而连续吃了一年的干脆面”。尽管这只是一句幽默的台词,但在那个年代,收集水浒卡的现象却并不罕见。

水浒卡不仅承载着许多人的童年回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卡片的价值也在不断攀升,尤其是那些稀有和保存完好的卡片。自2022年起受“国潮复兴”和“情怀经济”的影响,当时卡牌类IP的搜索量增长较快,消费群体主要来自“80后”“90后”男性。另外,市场上有专门的收藏组织和平台,这些平台上的交易量和活跃度也反映了水浒卡的收藏热度。收藏圈有人专攻“错版卡”,如兵器方向镜像的“小李广花荣”,有人痴迷“厂牌差异”,甚至衍生出专业修复师,收费堪比奢侈品护理……

在水浒英雄传人物卡发行25周年之际,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携手品牌方开启了以原

画设定集、人物卡牌、定制包装箱面为主体的联名项目。许多“80后”“90后”收藏者表示,“新版卡牌完美复刻了1999年的经典设计”“连‘武力值’‘智力值’的字体都没变,瞬间回到小学小卖部拆卡的日子”“现在终于能摆出108将全家福了”!

◆ 项目刷新出版众筹纪录

今年3月,“水浒英雄传25周年补完项目”为期一个月的众筹活动正式落下帷幕,吸引了众多支持者参与,其中超六成是“80后”,筹款总额高达599万元,在摩点众筹总榜单中位列第十。许多网友留言“为童年补票”“要给孩子讲当年的集卡故事”。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该项目的负责人邓剑人,也是原画设定集的责任编辑,他从立项至今一直深度参与其中。他表示,2022年项目计划之初,便提出水浒卡和画集同时面向市场的想法,精准捕捉到“80后”“90后”的诉求。他坦言:“若在2021年卡圈黄金期,这个承载着记忆的顶流IP众筹金额本可冲击千万元。”彼时,摩点平台“正子公也三国·水浒原画礼盒”系列卡牌项目曾借势情怀,众筹金额达300万元,转化率高达60%。而今这个项目1.5万“看好”用户转化三成,却仍刷新了出版众筹史。这背后是精准的“热门IP+产品捆绑”策略:复刻版卡牌唤醒童年记忆,配套画集则赋予收藏价值。他说:“在情怀的加持、工艺的提升和产品的稀缺属性等影响下,画集具备了收藏属性。”

此次“水浒英雄传25周年补完项目”不仅再现原版108将经典设计,更首次公开当年未采纳的珍贵手稿。原画设定集涵盖了200多幅官方授权的1999年版原画、手绘稿件及旧版海报,此外还包含主创人员的独家访谈和原画师李海生的创作笔记。

“卡友们充满了探索欲,他们是核心‘粉丝’,从项目的诞生,到核心团队如何迸发灵感、一举成名,再到后续为何隐退,这些问题都在画集中得到生动展现。”邓剑人表示,画稿展现出来的是众多优秀作品里,最后迫不得已舍弃的部分,“比如李俊这个角色,李海生老师画了六七个版本,选出三四幅佳作进入投票,最后从中选出票数最高的那个,这也引发了大家的投票热情。”

1999年版水浒英雄传卡片原创制作团队重新绘制并设计了108将和6恶人的卡面及卡背图。在人物设定上,还增添了李师师、方腊、田虎、王庆等新人物。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引入了“异画”,即一个人物会有多种表现形式,使得最终的人物原画总数约为146幅。另外,此次还邀请了卡圈内的资深新生代画师,如李云中、陈岱青和周信用等。

在卡片方面,1999年卡片主要有“普卡”和“粗闪”两种工艺,本次复刻版则是推出了“普卡”“冷烫普卡”“粗闪”“昆闪”四种工艺类型的卡片。画集更是利用了多种新工艺,并推出了众筹版和通贩版。众筹版在产品用料细节上尤为考究,图书护封的封面、封底的画面元素采用了光刻工艺,内封采用特种纸结合当下流行的多重烫印技术制作,书脊则由进口布艺制作,书内的环衬更是采用了水银伪线工艺,增加了收藏属性和不可复制性。另外,每本书加盖钢印,确保众筹版的限量发售。

此次联名项目,在复刻前作、保留经典水浒英雄形象的同时,对人物卡牌的局部细节进行了完善。实际产品与“粉丝”期待效果之间的平衡是项目的真正难点,“人们一方面希望还原名著精髓,另一方面期待看到创新。尽管内容基础殷实,关于这两方面的讨论会耗费时间,最终我们只能取中间值,毕竟无法满足所有‘粉丝’的期待。”邓剑人说。

比如一代的扈三娘、花荣以及公孙胜等人物,起初,画家对这些人物的内容做了一些改动,但卡友认为不需要修改,最终仅修改了背景。团队对当年后期赶工的二十余张卡牌进行了调整,在保留初代人物神韵的基础上,针对部分人物的背景、头饰、纹饰等做了较大调整。

目前,项目均已预订完成,系列产品正在全力生产中,卡牌类预计在6月底发放完成;图书类的画集产品由于图书的制作周期较长,预计将在8月前发布。

◆ 童年经典IP的当代蜕变

“水浒卡作为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承载着无数人的情感与回忆。它不仅是一种零食赠品,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王璐表示,该项目创下传统出版众筹新纪录,这一成绩不仅体现了IP的影响力,也反映了大众对经典IP的热爱和对高品质收藏品的追求。

近年来,该社在传统文化出版领域持续发力,推出了一系列优秀作品。作为一家建社70年的老牌专业出版社,对于连环画板块的重点打造,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与传承,更是对连环画这种传统出版形式的抢救。近两年陆续推出了多部红色主题经典连环画,如《喝延河水长大的》《烈火金刚》《小游击队员柳小猛》等红色题材连环画。同时,推出了《四世同堂》《茶馆》《聊斋志异典故集》等历史故事、传统文化题材连环画。

尤其在《水浒传》这一经典IP的开发上展现出多元化的探索,形成了从连环画、儿童读物到文创衍生品等多个领域的丰富成果。早在1988年,《小水浒》套书作为改革开放后最后一套水浒题材连环画,马寒松、陈九如等画家以十册篇幅浓缩经典故事,成为收藏市场的珍品。近年来打造的张墨一出品的《水浒传》系列插画集《天罡地煞——水浒108豪杰传》和《替天行道——水浒108豪杰

传》,将《水浒传》中的108位梁山好汉一一复活,张墨一以其独特的绘画风格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此外,推出了专为3—10岁儿童精心打造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儿童文学版本《幼水浒》《幼西游》《幼封神》,丰富了出版类型,吸引更多读者关注《水浒传》这一经典题材。

天津作为出版产业的重要城市,一直努力打造文化热点与品牌。“在数字化时代,我们积极探索转型与创新。作为拥有70年历史的老社,这里积累了深厚的情怀与记忆,我们不能放下过去,也不能停滞不前。此次与版权方合作出版卡牌及画集,是基于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深刻理解和实践,以及对经典IP价值的挖掘与再创造。项目结合了现代的众筹模式,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参与,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最终呈现形式,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次水浒卡项目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在文创产业上的一次尝试,让经典文化以更贴近现代生活、更易于接受的形式呈现。王璐表示,创作过程中注重对原著精神的把握,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并通过高质量的艺术创作和设计,卡牌同样可以成为传播经典文化的有力载体。她说:“只有在尊重和理解原著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才能确保文化传承的质量和深度,使经典IP成为既有文化内涵又具时代感的‘文化符号’,实现对经典的升维。”

经典IP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深厚的情感价值,其开发过程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更是将这些承载历史与情感的文化记忆转化为可感知且能增值的情感资产。然而,这一过程要求开发者保持适度的商业克制,避免过度商业化对IP本质造成损害。水浒卡的成功蜕变,为“经典内容+现代表达”提供了有益的示范,也引发了业界对传统与现代、情怀与创新关系的思考。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如何巧妙融入现代元素,让经典IP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成为一个需要不断探索与实践的重要课题。

非遗新传

留住那些东中街茶棚的故事

记者:关于东中街茶棚的起源,网上有多个版本,哪个准确?

李庆祥:有一种说法是,东中街茶棚最初名为萧家茶棚,第一驾辇内供奉的是清乾隆皇帝赐予萧家的匾额,1799年乾隆皇帝驾崩后,萧家将匾额收起来,将辇对外,成为葛沽第一家私家茶棚,第一位会头叫萧肃,1804年辇顶烧毁,萧家出资重制后请葛沽巡检署取名东中街茶棚。但是这只是传说,没有文字记载,又因为茶棚曾经被烧毁的缘故,所以也没有实物证据留下。还有一种说法是东中街茶棚是夏家瓦房的夏家二奶奶出资创办的,这是有文字记载的。那时,我爷爷李树林干泥水活,有搭棚用的材料,他与夏家的管家张红军是表亲,经常帮他们搭棚,抬辇也是我爷爷带着泥水匠抬。经张红军推荐,我爷爷当上东中街茶棚的会头,夏家出资,维修给钱,动工给面。民国期间,夏家二奶奶搬出葛沽镇前,把辇上的事全部托付给我爷爷,我们家正式接管东中街茶棚。

东中街茶棚形成于哪一年,没有准确说法。十年前,一位葛沽的老人想起来以前有一首诗提到东中街的辇,人们查证作诗的年代是1923年,于是就把东中街茶棚的创始年代记为1923年。但是,我想实际成立时间应该更早。

记者:现在的辇是当年传下来的吗?

李庆祥:现在这个辇是我父亲李玉敏在1986年筹资筹料置办的。东中街茶棚是集体资产。1986年复会时,葛沽一村三队四队两个队的社员,你家10元我家20元凑的资金。复会前,我父亲跟一村大队打报告申请资金,大队回复说:“资金没有,用东西用人都支持。”我父亲、我、我哥哥和邻居,去葛沽东围子门河边砍了两棵老榆树,放河里泡着,目的是用的时候不开裂。我记得是腊月把老榆树搁水里的,阴历六月才能用,泡了6个多月。我爷爷当时年龄大了做了不活了,凭着对辇的记忆,告诉我父亲怎么做,比如,木料锯多长多宽,辇座子是四个弓腿、四个篷牙,辇上有九狮图、龙凤呈祥……零件都锯完了,送到葛沽三村电线厂的烘干房烘干。后来我父亲又买来雕刻用的木料,雇的浙江东阳的制辇工匠,拉家带口加班加点在葛沽干了一个多月,才把新的辇造好。

记者:您接手东中街茶棚后做了哪些工作?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津南区葛沽宝辇会李庆祥入选。今年59岁的李庆祥自1995年起执掌葛沽东中街茶棚(设摆辇的建筑物),是李家在东中街茶棚的第三代会头。三代会头经历不同的年代,各有建树。特别是李庆祥这一代,有发展有坚守,有希冀也有耕耘。



李庆祥:我全程参与了东中街茶棚凤辇的复建,并在复建后,参加每年一度的大型接驾民俗活动,最开始是在东中街茶棚前背擎日罩子、抬辇,后来和父亲学了辇的组装、拆卸的全面知识。1995年我开始接任会头工作,2002年亲自参与了建造东中街茶棚及会所。2015年我被评为天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今年又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代表性传承人。

记者:葛沽的宝辇分会分座乐会和耍乐会两种,春节期间宝辇分会活动很多,但在平时,东中街茶棚作为座乐会,会做些什么事呢?

李庆祥 30年耕耘 让宝辇文化传下去

记者 高立红

李庆祥:辇很重,抬辇的10个人,一个人平均负担120斤,很辛苦,所以人员流动率高,年年有人走,年年有人走,新来的人要教给他们怎么抬,带他们练习。我也是抬辇的,从24岁开始年年抬,年岁大了,到今年抬不了了。我们还有法鼓表演,我们的会员每天要学法鼓。东中街茶棚凤辇,有大小一百多个零件,我们自己都要学会拆装,还要定期维护,坏了的零件要重新找木匠雕刻。2022年,有赞助商投了8万元钱,给整个辇贴了金箔。目前葛沽的八驾辇,唯独我们这驾辇是贴了纯金的。

记者:做会头有哪些讲究?

李庆祥:辇上的事比较多,作为会头,必须想在前头做在前头,不能在出会时有一点闪失。我对自己有个要求,就是凡事做在前头,不向其他会员提要求。现在的年轻人自尊心都很强,总向年轻人提要求的话,可能就打击他们积极性了。我自己先做,年轻会员就知道这是需要做的,也会跟着做。做会头30年,我从来没有在干活上向会员提过要求。

抬辇我也是亲力亲为,这不仅责任心,更是传承。我从1987年随父亲参加抬辇活动,一直坚持到57岁。那一年,我突然觉得左膝盖不听使唤了,抬辇的时候特别吃力,即使如此,我仍然坚持在每个接驾期间抬一会儿。

东中街茶棚有个规矩,每年正月设摆期间,都要抬辇巡安,为人们祈福。近年来搬入葛沽新城镇后,巡安要沿着金水东街、金水西街、安正街绕一大圈,每经过一个茶棚,还要有固定的仪式,一圈转下来,就是几个小时。宝辇会当天,活动会持续到深夜,对抬辇人是一种考验。我这肩上早就磨出了厚厚的老茧,抬上一整天也不累,如果不是膝盖出问题,我还能一直抬。

传承文化事无巨细

记者:您可以介绍一下辇文化吗?

李庆祥:辇文化包括七个方面,一是辇,二

是辇中的神仙,三是茶棚,四是法鼓,五是耍乐会,六是乐会(比如法鼓和吹会),七是周围群众对辇文化的认可度及参与度,这几方面,东中街茶棚都有涉及。关于迎驾的耍乐,东中街与时俱进,这两年出会时,都有高跷伴驾。关于法鼓,每个茶棚的称呼不一样。东中街是驾前法鼓,敲的都是法器的谱子,很庄重。驾前法鼓是跑辇活动的一部分,我们抬辇的时候,小步持着,要敲常行点,等到坐下来不动的时候,有几十道曲牌。

过去,因为有两家道房支持,东中街的前场,法鼓和吹会一应俱全,1986年恢复时也有吹会,那时鼓、铙、钹、笙、管、笛,箫都聚集在茶棚檐下,阵容相当强大。随着老人们一个个离世,2014年前后,因为人凑不齐,东中街茶棚的吹会就解散了,只保留法鼓。现在我手里还有两把笙,接近四百年历史,有一个鼓,近三百年历史。现在不但吹会解散了,会敲铙的人也少了,这是普遍问题。传承辇文化,还需要培养人才。

记者:有人说,葛沽的茶棚文化包括三部分——辇、棚、鼓。根据您的介绍,辇更因为其精美华丽壮观的构造而为人们提供充分的视觉享受,所以会有很多人每年不惧严寒劳顿前往葛沽欣赏宝辇会。

李庆祥:东中街茶棚凤辇重1300多斤,是葛沽最大的一驾辇。辇的骨架是木制的,装饰是丝绸的,都是易燃物。几十盏灯除了顶灯是玻璃的,其他都是易燃的。而无论设摆还是出巡,都要把灯点起来,有的还必须点蜡烛。操作上需要严格按照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程,不能有一点闪失。因为家庭传承,从小看着前辈们做事,所以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识,那就是一定不能给辇造成损失,否则就是对长辈的辜负。

辇分三部分,最高的毗卢帽,需要登着3.5米的高凳上去,每年从正月接驾到最后维护都必须登高,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事。毗卢帽上有顶灯,有20个小灯笼,接驾期间,每天晚上,也要登着3.5米高的凳上去点蜡烛,还必须摆正,否则,辇在行进

中蜡芯子可能会倒,可能造成火灾。从1987年起,我一直坚持亲自点蜡烛。接驾期间,我一晚上要爬上爬下四五次,因为蜡很短,燃烧时间不长,接近烧完的时候就必须上去换一次蜡烛。冬天不管风多大,点蜡烛时人不能穿棉衣,必须轻装上阵,因为衣角可能把蜡碰倒了,或者蜡把衣角燎着了。57岁那年,我开始培养徒弟,如今把这项工作交给我外甥了。外甥今年28岁,正当年。

记者:听说您这一代完成了固定茶棚的梦想,是怎样的过程?

李庆祥:自古以来,葛沽镇在接驾期间都是用沙蒿、竹席临时搭茶棚,发展到后来,用铁脚手架和伞布搭棚子。这种临时茶棚比较简陋,刮风透风,下雨漏雨,贵重的辇、执事存放在里面并不安全,人们每每担心不已。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的茶棚陆续建起砖混结构的固定茶棚,比临时茶棚庄重多了,也坚固多了。从1995年开始接任会头时起,我就立下决心,一定要把本茶棚的固定茶棚建起来,当时决心很大,行动力也很强,但是因为资金很少,真正动工时,困难重重。

2001年,经申请,我们获批了一块地基用来建茶棚。到2003年完工时,建茶棚共用水泥五吨左右,其中2吨水泥,还有半吨钢筋、半吨螺纹钢是赞助单位赞助的。除此之外,一共花了8万多元,赞助资金只有1000元。因为我当时不懂建筑,资金不足,当年刚一开工,就出现了资金短缺的情况。工人等着材料进场,不然就耽误工期,无奈之下,我从家里拿钱买料,家里凑不出来那么多钱,我找人借了15000元带利息的钱,后来连本带息又还了好几年。不过我也很高兴,因为我们总算有风雨不透的茶棚了,茶棚落成时,全体会员在茶棚前拍了合影。2020年,葛沽建设新城镇,我们的茶棚也在拆迁之列。几年来,经镇政府协调,几驾辇平时都在临时场地存着,只有过年接驾的时候和过生日的时候抬出来。我们都希望早点把新的固定茶棚安顿好。